目　录

回忆贵定良田铁厂的兴办……宋思一（遗稿）（1）

※　※　※　※　※　※　※　※

往事历历在眼前——回忆我参加
　　地下党前后的活动情况……谷　平（3）
解放初期我在贵定参加战斗的回忆……王　健（12）
解放初期我在旧治工作的回忆……牛德儒（18）
回忆解放初期的贵定县支前委员会……胡端正（22）
匪首莫如兰落网记……肖子芙（24）
记一次难忘的会议……李定阶（27）

※　※　※　※　※　※　※　※

国民党在贵定建党初期情况的回忆……王　明（30）
我在化民乡的几点见闻……罗光兜（33）
滇军蹂躏贵定纪略……肖　俊（39）
回忆周西戎李晓炎在贵定石门坎的混战
　　……安我澄（41）
我所知道的贵定县救济院……胡端正（43）

※　※　※　※　※　※　※　※

我所知道的贵定久大烟庄……张贻之（4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贵定县工商联与工商业的发展概况……陈政纲（50）
简介贵定新铺地区种植的烤烟…胡庆明　李光泽（57）
何全盛号烟庄……何庆铃（59）
解放后贵定建筑业的发展
……许正荣　王定坤　徐永华（62）
贵州省有机化工厂第一分厂投产前后
……黄宗照　邓光霖（68）
贵定的酱油和漆醋……肖应龙　肖应鹏（72）
回忆我在贵定合作室工作片断……李兆杰（75）

※　※　※　※　※　※　※　※

创办时期的昌明中学……王金堂（77）
解放前后贵定县城的私立小学……王　明（80）
贵定私立章赣小学始末……何庆铃（83）
贵定县幼儿园的建立和发展……熊菊馨（86）
贵定德新小学的创建和发展……张敬华　胡庆民（90）
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沿山小学……彭　刚（94）
从养正学堂到盘江中心小学校……罗华昌（95）

※　※　※　※　※　※　※　※

回忆贵定县民众教育馆的建馆概况……盘瑾光（98）
民国年间贵定城里的书店……王公衡（102）
一九三九年的贵定秋季运动会……罗华昌（105）
贵定巩固卫生所
……王德林（供稿）贾仁礼（整理）（107）

民国年间贵定城里的几个花园……胡　誠(111)

※　※　※　※　※　※　※　※

散记贵定的旱灾、水灾和火灾 ……胡端楷 (113)
天主教传入平伐概况 ……黄天才 (122)

※　※　※　※　※　※　※　※

史料三则 ……叶茂生 (125)
丘禾实、循陔园和《邱氏宗谱》中
　著录的丘禾实诗 ……胡端楷 (131)
循陔园集序 ……周慕寿 (遗稿)(137)
循陔园集序 ……万大章 (遗稿)(138)
明邱禾实太史循陔园集类编序 ……丁慰慈 (140)
循陔园集类编跋 ……杨可文 (142)

※　※　※　※　※　※　※　※

更正 …… (144)

回忆贵定良田铁厂的兴办

宋恩一（遗稿）

一九四六年八月，我在上海辞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上海指挥所主任和军品接收委员会副主任两个职务后，深感到抗日战争虽已胜利，但国内纷乱的局势仍在所难免。我不愿参加打内战，即告辞汤恩伯，决心回家搞生产。

我回贵阳后，听到贵定都六家乡的人摆谈说，由摆耳沿上、下摆港至良田一带山地均有铁矿。数十年前，曾有人在毛荡山口设炉开采过，后因经营不善停办。我详细问明情况后，就请懂得采矿冶金的友人前去勘察，据告确有铁矿，但不是铺山矿，而属鸡窝矿，尚可开采。我便邀集好友十多人共集资法币五十多万元雇工进行开采。最初我委托一个随我多年的沈有璧任厂长，我的亲戚赵倬章先生也在厂内工作半年。厂房建设在良田村的山里，由于设高炉的地点没有选好，拉高炉风箱的水量不足，必须用人力帮助，耗时耗工，本想重建高炉，但耗资很大，因而勉强仍在原地生产。矿石虽是鸡窝矿，但由于有很多的采矿能手能认识矿苗，还是采出了很多的铁矿供厂使用，从未间断过。终以山路崎岖，厂方又全靠用兽力运输，致使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是铁厂停产的一个原因。

我感到用旧法开采的时间久了，木材势必缺乏，柴的售价必高，就不合算。在都六地方，据了解，当地居民常用土

法开采平寨、新寨、卡坝、芦荟冲及至五道水、白马山脚一带的煤矿，质量很好，估计这一带约有二十五平方公里的面积。如果用来作化矿的燃料，就可以大大降低成本。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但因受其它事务羁绊，未能全力以赴。这也是后来造成铁厂停产的又一个原因。

在建厂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曾生产了生钢板近二百吨。我曾与贵阳中曹司的国民党兵工厂签订合同，卖给工厂造手榴弹。他们虽选料很严，但我们的销售量还是很大，获利不少。产毛铁亦近二百吨，各乡、镇开铁炉的铁匠都来争相选购。后来厂里又用生铁铸锅，锅的销路也很广。这样生产近两年，不料厂长沈有壁因病请假回昆明。老友陈又新介绍一个人来接办，这个人因情况不熟悉，很难继续生产。加上又受到当时政局变动的影响，所有资金，都全部使用在建厂上，无法收回。只好将厂内的工具出卖，作工人的生活补贴费，这样厂就关门停办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往事历历在眼前

——回忆我参加地下党前后的活动情况

谷　平

一九四〇年以后，蓝华富在贵阳高中与地下党员张恒取得联系。一九四六年四月，蓝在贵州大学土木工程系提前毕业，到黔桂铁路贵定工程处任技正，以此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同年冬，张恒和蓝商量，准备在张的家乡发动武装斗争，由蓝华富与隐蔽下来的同志联系，张恒负责发展进步青年。一九四七年元月，我从贵州大学休学回家，不久结识张恒。正当张对我讲准备在贵定农村开展活动时，反动派要对张恒下手，我就找了车于次日清晨天蒙蒙亮时，与张恒同时离开贵定。三月下旬，我们到了苏州社教学院，张介绍我认识了聂群（解放后才知他是中共党员，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现已离休）。后来我们又到上海找到王树艺（张、王二人是社会教育学院前后期的同学），王介绍张恒到宝山县罗溪中学教书，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我在社会教育学院结识了周吉亮、刘毓桂等进步同学。我当时一面自学，一面读革命书刊。从五月起，我参加了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爱国民主运动。七月，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周吉亮被反动当局逮捕以后，在白色恐怖下，由我掩护学生会主席团成员聂群离开学院转赴南

京、嘉定等地。九月，我又到宝山县罗溪中学、嘉定县中学通知张恒、聂群等四人，提防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十月，我得到通知后，就到浙江衢县樟树潭一个高中时的同学处隐蔽。在八月才到苏州的李志远也到衢县了。一九四八年元月，我到宝山县罗溪中学与张恒（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贵阳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现已离休）谈了和李志远在衢县乡间学习革命书刊的情况。张恒就安排我回贵州参加地下革命工作，并要与在贵定的蓝华富接头。我同意后，张也要李志远回贵州工作。我回到衢县，李志远也同意张恒的意见，作了些准备工作后，一九四八年三月，我们二人就离开衢县回到贵州。

一九四七年八月，黔北特委书记张立派杨光文在贵州的有关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杨光文经过贵定时向蓝华富传达了黔北特委要在贵州有关地区开展武装斗争，配合正面战场牵制敌人兵力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元月，张立从重庆派地下工作者王天行等二人去雷山协同杨光文开展武装斗争时，并介绍王天行到贵定与蓝华富接头，由他介绍去雷山。二月，南方局钱瑛同志指定张立、刘熔铸等同志组成贵州省工委。三月，我在贵定与蓝华富接上关系，商定以种烟叶为名，在关岭县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所需经费除由我设法筹集一部分外，并与李志远商量，叫他也筹集一部分。四月，蓝华富离开贵定，回关岭抓种烤烟，借此准备开展武装斗争。与此同时，郎岱县暴动组织者之一的刘允到重庆与张立接上关系，并汇报了地下组织活动的情况。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因病动手术出医院后，约李志远到

关岭与蓝华富进一步商量种好烟叶，以筹集革命所用的经费等问题。蓝华富、李志远和我三人还到上摆渡曾发俊、曾发奎家住过，计划在那里办农场种烟，借以开展工作。商定武装斗争由蓝华富负责，我和李志远各负责筹集一千斤上等烟叶和一千斤菜油的资金作革命活动经费。六月，我便将我筹集的烟叶资金交给谭兆熊带到关岭，又将李志远筹集的菜油资金交给蓝华富。他们除留部分款作继续种烤烟的开支外，剩下的款全部在关岭购进菜油，并由李志远、谭兆熊二人运到贵阳去出售后，又买棉纱运回来，这样做便于关岭与贵阳之间的联络。但因菜油跌价未出售，还要交付保管费等等开支，我同李、谭二人商量后，只好忍痛将菜油卖掉，买进烟叶运往广州出售。七月下旬，我同谭兆熊就在贵定买了烟叶，正巧这时我家里包有运烟叶的两部汽车要到柳州去，我二人趁机把买好的烟叶也放进车上运走，节省了运费。烟叶运到柳州后，又由谭负责转运到广州。我们由于不会经商，市场物价变化复杂，加之旧币贬值，到八月底谭才从广州回来，仅剩下四百多斤上等烟叶的资金，我全部将这些款汇给蓝华富同志了。

一九四八年九月初，蓝华富来信要我负责贵阳与关岭地区的联络、筹款工作，我就到贵州大学经济系复学。这时我在贵大认识了机电系学生、革命青年吴应杰。不久，贵阳高中学生糜崇敏来说，中山中学的一个进步女青年马时松被国民党反动派注意，我立即要马于次日清晨离校到炉山县她的熟人处隐蔽。由我给她的路费。

十一月，刘允同志自重庆经贵阳到关岭县向蓝华富传达了张立的指示后，旋即到郎岱县与王舍仁共同负责郎岱方面

的工作，蓝华富负责关岭方面的工作。

不久，蓝华富通知我到关岭县，我向蓝讲了生意已赔本和认识吴应杰等情况。蓝说，农村工作活动已开展，这里需要人，叫我搞联络、筹款……联络就是要把城市的一些同志转移到农村来工作，以后又要接待从关岭回到贵阳或其他地区的人员。蓝的手表坏了，行动不便，还要短枪。我把自己的手表给他，并承诺搞两只短枪。

十二月，我照蓝的意见，把贵阳的几个革命青年转移到关岭农村，同时对来联系的吴应杰交待，要吴和葛美同志先走，在关索镇断桥下车，并把路费交吴。

一九四九年元月，蓝华富来信，约我和李志远去关岭。到了贵阳，糜崇敏来联系，我又把黄大祥转移到关岭农村并给他路费。考虑蓝要我去很大程度上是为已承诺的枪支，我即离开贵阳回贵定搞短枪。二月十日左右，蓝华富来信要枪，并叫准备一部分钱。我立即把从家里偷来的两只短枪和几十发子弹，和谭兆熊各带一支到贵阳。因需钱用，即和谭兆熊到交通银行交涉出卖谭的贵定祖遗地基，准备作革命经费，但因交通银行出价过低而未成交。正当这时，蓝华富又来信叫速派一人去，我就派彭家德前往。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二月，吴应杰、葛美、张桂江、黄大祥和彭家德五人，都是经我先后从贵阳转移到关岭游击队工作的，后来他们都参加了郎岱暴动。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蓝华富（党员、解放后任关岭副县长、贵阳市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等职，已病故）来电话，要我购买药品、医疗器材和油印机、钢板等，连同短枪一起派人送到关岭。我按要求派谭兆熊（解放初期被错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处理，去冬已落实为党员，1940年10月起算党龄）将这些物资送往关岭。

谭走后的第二天，大约是三月六日左右，蓝星同志（蓝华富妹，中共党员，现在关岭统战部工作）来对我说，三月三日的郎岱暴动失败了。三哥（指蓝华富）与吴应杰（现是毕节师专党委负责人）、黄太祥等已到清镇，要我赶快搞几十块钱送给他们。我急忙借了钱赶到清镇，把三十块银元交给蓝。蓝说，彭家德（解放后在贵阳市商业局工作，现退二线）已到紫云县乡下隐蔽了，蓝和吴应杰、葛美等准备往毕节方向撤退隐蔽，并要我设法把蓝星安置好。他们四人上马车走后，我就回到贵阳，刚吃完晚饭，李志远（解放后任安顺地区一中副校长、校长、支部书记等职，现退二线）来讲，蓝华富要他带张桂江（化名周沛远，现在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到贵阳，要我设法安置隐蔽下来。过了一天，谭兆熊由关岭回来说，蓝华富已经不在家，只有他母亲在。谭把医药、油印机、短枪等请她老人收藏起来（这些物品到解放后蓝华富回关岭工作时还保存着）。我与谭兆熊研究决定，蓝星和张桂江由谭带到贵定，张在谭的家中隐蔽，蓝在我的家中隐蔽，由我的妹妹谷昭云掩护。她是贵阳高中学生，与糜崇敏同班。应转移的人都转移了，我才离开贵阳潜回贵定，关照谷昭云要以同学的关系把蓝星掩护好。

张桂江在谭兆熊家住了不久，谭利用社会关系介绍他到庆熙镇公所任临时文书。四月中旬，谭对我说，县长冯九如发现庆熙镇公所有“共奸”潜入，准备抓张。我们商量，同意张桂江转移到赤水县土城隐蔽，伺机活动。四至六月，我与蓝星和谷昭云曾多次到贵阳打听蓝华富和地下党同志的情况

均无消息。六月，李志远来贵阳，我到安顺，确定分别在贵定、安顺开展工作。我回贵定后，才收到蓝华富安全到达重庆的信。这时也认识了肖子笑同志。

一九四九年六、七月，我分别与王树艺、谭兆熊、肖子笑商议，活动谭兆熊当平伐镇镇长，便于掌握情况，适时在云务山区发动武装斗争。当时王钊已在贵大毕业，与县长冯九如关系较好，得省三青团干事长季天行的支持，就当上了贵定中学校长。王要拉势力为其竞选省参议员打基础，故对贵定的周开运（县银行行长、县副参议长）、胡伯香等人不满。我们利用这个矛盾，除谭本人找凌宗昊祖父凌霄（老同盟会员，县参议长，在贵定政治地位高）做工作外，我也找王钊、凌宗昊（我与他是贵大先后期同学）讲谭兆熊青年有为，可以出来为地方办事。特别要凌宗昊请他祖父凌霄向冯九如推荐谭任平伐镇长。但冯九如不放心，为了看凌霄的情面，委派谭任庆熙镇（即今城关镇）镇长，以致未实现原计划。谭去镇公所不久，我要肖子笑以管理员的身份去镇公所协助谭工作。

七月初，我与蓝星、谷昭云又到贵阳找地下党的同志，我住铜象台（今喷水池）联华烟行，谷昭云住离我不远的警察二分局内亲戚家，蓝星住她的熟人处。蓝星通过洙泗巷地下党联络站向地下党负责人张立同志汇报了关岭游击队情况，并介绍我在河滨公园与张立接上关系。我向他汇报了我回贵州后与蓝华富商定种烟以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与李志远筹集革命活动经费和把贵阳的一些革命青年转移到农村工作的情况，派人送医药、油印机、短枪到关岭的情况。过两天，蓝星来说："金芳云、周显明被捕，毛祖坤、毛祖坎要

迅速离开”。我把蓝星安排与谷昭云住一处，我就去找刚回贵阳不久的彭家德，要他把毛祖坤弟兄二人带到紫云去隐蔽。因毛祖坤二人已有地方隐蔽，我告诉彭家德速回紫云。接着张立来电话通知我次日上午九时在河滨公园草亭接头。我遵时前往，并向张汇报了金、周两同志被捕，其他有关同志已分别通知转移等情况后，张要我和蓝星速离开贵阳，并说：“白色恐怖严重，要疏散隐蔽，积蓄力量，搞调查研究工作。需要钱用，可以借，解放后再归还。我要到贵州西路去，安顺可有熟人？”我写一张条子给张去找李志远，并约定通信方式和地址（普安城内和德江县煎茶溪。此后，我曾向张立汇报工作。过了一个月左右，张从普安来信，才知他有任务到盘县和罗盘区去了）。次日，我与蓝星、谷昭云回贵定。为活动谭兆熊去当镇长，七月下旬我曾请了一次客应酬，有凌宗昊、陈文科、王钊、王树艺、李卓、谭兆熊、袁永忠等十来人参加。席间，蓝星悄悄地对我说：“有客人见我走过堂屋，说我的面貌与蓝华富差不多，担心出问题”。我就将蓝星转移到关岭农村去隐蔽。八月底九月初，李志远来贵定对我说，在安顺北兵营成立了一个新兵队，有不少枪弹，而新兵不会用枪，他打算在清晨乘他们集合出去洗脸时，带百把人去搞走枪弹。经研究，安顺尚有其他国民党部队和宪兵，即使将枪搞到手，也无立足之地，不能搞。

十月，我接李志远电话，张立派张鸣正来了，我就到安顺向张谈了回贵州后的地下党工作情况。张鸣正介绍我参加了党，并给我《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等书籍和一本罗盘区油印的材料。他还说张立同志要到黔东去与我进军部队接头，配合解放贵州。要我在贵定找个

安全地方给张住，以及要发展团员等。同时张鸣亚同志又单独与李志远谈话，并介绍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布置其他的任务。

我回到贵阳，彭家德告诉我，王树艺在贵定被捕，不能回去。我介绍彭入了团，要他仍到贵定去。我就到安顺准备和张鸣亚去罗盘区，因张已先走，我便在李志远的亲戚家的一间楼上隐蔽了四、五天后返回贵阳。这时接到谷昭云几天前的来信，内容叙述的与彭家德告诉我的一样。我便到在水口寺铁路工程处工作的同学陈文科处，用铁路的电话要谷昭云把一箱革命书刊转移藏好，还要她对三哥谷昭富讲，把王树艺的家属孩子接到家里来住，并去找进步人士凌宗昊。他们的确为营救王树艺出狱进行了很多工作。

十一月上旬（大约是九号）我潜回贵定，会见三哥谷昭富。他说："县长冯九如从平伐往贵阳跑了，保警大队还在城里，为营救王树艺，凌宗昊和我经多方面活动都遭拒绝，不肯放人，王的家属已搬到家中来住了"。

为了迎接解放，我与谭兆熊商定，谭以镇长名义，令所属人员维持社会秩序，防止国民党散兵游勇骚扰人民，要保护公共财产，特别是粮食仓库要设法保护好，以便供应进军部队。不久到福泉隐蔽的肖子笑也回来了，我要他协助谭保护好仓库粮食。还介绍他入了团。后谭与肖子笑派人在粮仓附近巡逻和建立一些关系，防止敌人破坏。我到中学找校工万老伯，要他把学校课桌、板凳等东西收藏保管好。解放前夕，群众既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更怕国民党溃兵的乱抢乱杀，大都逃往农村躲避。我们当即组织宣传工作，由我执笔，肖子笑、罗文宪等协助刻印，以宣传党的保护人民生命

财产和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主要内容的《告全县人民书》，并乘人不备，分头散发，还于晚上张贴在街头。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贵定人民迎来了解放，我和谭兆熊、肖子笑商定要成立一个机构，做好进军部队的粮食供应，动员群众回城的工作。谭兆熊出面在沙井头中医师王伯骏家开会，我和肖子笑、王伯骏、朱新樵、袁永忠、蓝宇化等十多人参加，成立了贵定人民办事处。谭兆熊为主任，王伯骏为副主任，肖子笑负责宣传。谭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在中街五显庙县银行（今城关营业所）供应部队粮食。同月十四日，我把《告全县人民书》交给姚忠带到旧治镇去宣传。谭兆熊和我还主动征求部队同志的意见，将贵定人民办事处改为支前委员会，后来我又派肖子笑同志到福泉县黄丝乡开展了支前和宣传工作。

解放初期我在贵定参加战斗的回忆

王　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我在贵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工兵第六团宣传队，分到贵定盆城桥三营队部工作。听营教导员刘振华同志说，一九四九年九月衡宝战役结束后，我部接受了配合第二野战军五兵团进军大西南，解放黔、滇、川的任务。部队进入贵州后，五兵团首长要我们抢修施秉大桥、乌江大桥和贵定盆城桥。团党委决定：一营由张团长率领赶赴乌江，二营由李政委领导急驰施秉，三营由政治处王主任负责来到贵定。我们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致表示，既不让交通中断，又要争取提前建成大桥，千方百计地保证解放大军挺进。

盆城桥是在贵定临解放前夕被敌人破坏的。三座近十米高的桥礅全都炸毁。公路两旁摆着一些丢弃的车辆，许多娃儿站在这些车上高兴地欢迎我们。部队一驻下，就和民工投入紧张的抢修大桥战斗。在清理桥基时，因为部队的排水器材还未运到，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水排不出来，桥基的乱石就无法清除。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刘教导员组织所有会水的同志下水搬石头。三营的战士大部份来自东北和华北，会水的不多，其中九连有一百多个干部和战士全是朝鲜族同胞。我们宣传队的同志，有部分会水的都主动争取参加，我也投入了战斗。

当时正是数九寒天，坐在家里，衣服穿得单薄的人，就是有火烤也会怕冷，我们潜入水底，更是冰冷刺骨，不多时就会感到全身麻木。同志们对我们极端关心，他们总是先在岸边升起大火，让下水操作的同志先用烧酒擦遍全身，又叫喝上几口，问寒问暖，亲如骨肉。这使我深受感动和激励，下定决心积极参加战斗，把这座大桥早日抢修好，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人民战士。

不久，我们在工地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节。北方同志提出，每逢佳节，家乡习惯都要包饺子吃。这几年我们转战南北，为了解放全中国，在枪林弹雨中一直没有好好地过上一次节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应该痛快地包顿饺子吃。一方面庆祝元旦节，一方面表达我们告慰家乡亲人，我们也在欢乐中过上节日了。

包饺子是要用灰面的，瓮城桥附近没有灰面卖。怎么办呢？管理员动脑筋，想办法，就拿出大米请老乡磨成细米面来包饺子。大的大，小的小，奇形怪状，无所不有。放进锅里一煮，有的就开了花，有的还是面疙瘩。大家边吃边笑，极为快乐。一个北方战友风趣地说，今天吃这顿饺子真好极了，我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呢！接着又做了个怪样，逗得大家笑得前俯后仰的，差点把工棚都弄翻了。

炊事班长老范，见我们日夜泡在水里工作，就连元旦节也没休息，为了改善生活，他来找我们班长居永全同志派个公差跟他一起买头猪，班长叫我去。这地方，小时我跟瞎老祖赶场天卖麻花来过，附近都不陌生。于是我和老范等五位同志从瓮城桥往南沿着一条小路进山，大约走了很久，见有一个大寨子，大家都异常高兴。可是进寨一看，连人都没有

一个。老范领着我们进了一家大户的院子，上房堂屋的门开着，房里空无一人，我们发现门背后有几支汉阳枪，大家判断这一定是土匪窝，建议把枪扛走，送交地方政府处理。老范同意后，我们就扛了这几支枪回来交给队部。元月七号那天，老乡派人来说，那是他们护寨的枪，要求归还。首长同意把枪交还给他们。谁知事隔三天，土匪就来攻打我们。但部队早有准备，我们抄后路追击时俘虏了几个土匪，其中就有一个傢伙是来领枪回去的人，后经教育，全部释放了。

后来宣传队由宣传股长王树华带回贵定，驻在贵定县人民政府东院，全队五十多人，都集中参加整训。过春节后不久，传来了土匪攻城的消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王股长把有战斗经验的士兵和宣传队的干部组编成一个战斗排，由李云浅队长指挥。我们这些新参军的同志，另编两个班，由唐云章指导员领导，每人发四个木柄手榴弹，负责驻地的警戒。

二月二十八日拂晓，东门传来枪声，即由防守部队前往阻击。接着土匪又从南门外攻城，枪一响，我们就迅速参加战斗。我在县政府大门前碰到县长孙岳东和一个通讯员手提着枪直往前跑，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大家才和孙岳东县长一同回来。侦察连的战士说，土匪被击溃了。在东门大庙门口（原来的卫生院）躺着两具匪尸。我跑去一看，群众嗤之以鼻。街上人来人往，同声赞颂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宣传队离开贵定后，我们响应党和人民政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进入朝鲜，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一九五一年十月，摄影员小李（已在朝鲜牺牲）在防空洞整理资料时见到我，他对我说，我们在寒冬过去新春来临的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